

# 石不能言最可人

## ——鄞州大嵩石文化热方兴未艾



球山，只剩下小小的一个山头。(田文 摄)

前不久，全部采用大嵩石篆刻的《鄞州历代文化名印谱》首发；“近朱者”朱复戡弟子侯学书篆刻作品展在李元摄影艺术馆举办；鄞州威祥举办的蕙盖拍卖会上，三块大嵩石被爱心人士拍走……

这一系列活动勾起了人们对大嵩石的再次关注，那么，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石头？

记者 朱军备

### 诞生之神奇——“海潮日夕来，吞吐太阴精”

“吾乡当大嵩江入海处，有小山曰‘球琳山’，亦作毳绣山，实羊求休之转音。山产印石，世称大嵩石者是也。”书法泰斗沙孟海制定的《沙帆印话》中如是说。

大嵩石又名大松石，产地在球山。球山其实是一座礁，高81米，面积600平方米，其形状奇特如球。它称之为球山，另有球休山、毳绣山、牛祭山、球琳山等别名。

七八岁时就跟着外公去球山捡石的折巨，是有意搜辑历代有关大嵩石史料并加以研究的地方学人。他所著的《大嵩石考略》中指出：“东越山海地，四明山之东，三垂际海，清淑之气生于其间，于是乎，孕物奇毓。其地貌多变。”

《鄞县志》记述了当地的地质状况：东部山地绝大部分皆露上侏罗纪地层，岩性以中酸性、酸性火山碎屑岩为主，酸性——中酸性熔岩，火山碎屑沉积岩与沉积岩次之，并夹有少量基性或中基性熔岩。

“约一亿两千万年前，球山因火山喷发而形成，原系近海一座独峰的岛屿，随着大嵩江冲积平原逐渐扩大，以及海水退却，方与滩涂相连。”鄞州区文联编著的《大松石》一书这样认定。

据折巨先生考证：元末明初，球山实一大海礁而已，昔多产金环蛇、银环蛇，成群居于各玉坑中。山脚周长约600米，由西向南之山脚有清末民间墓冢十数座，土层极浅，石缝间不长竹树，尽杂柴草类，概其土质黄而无力，石骨亦酥松，其之精神俱入玉髓……他说：“这座山特别奇怪，其山常有暖气，虽严冬大雪遍境，独此山玉坑无积雪，大概是石气熏蒸使然吧。”

海礁巨岩片理中存玉髓。析巨细细测定，共有六个玉石坑，分别为左上“五花石坑”，左中“晶坑”，左下“玉坑”，右上“灯明坑”，居中者为“黉毛玉坑”，右下坑所出玉石如新鲜紫光毕露之牛腿精肉，剖之即白玉地间紺青遍体现猩猩红者，印石质亦佳，为史著之“牛祭坑”。

史料和研究固然枯燥，但大嵩石起源于火山喷发是不容置疑的。只要稍微想象一下，亿万年之前，火山喷发时，滚烫的岩浆不断从地底向上溢出，然后，遇到海水凝结成块，此后，又深深地埋藏于岛礁之中……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画面！

难怪鄞州区文联主席邵斌会自豪地说：“从产地来看，大松石是中国唯一的从海潮岛礁中出产的印石。”

### 开采之神秘——牛祭出石，以羊代祭

大嵩石开采于何年何月，尚无说法考证。

我文史专家戴松岳先生认为，出产大嵩石的仅有球山，而球山在元明之交时尚在海中，到嵩江平原拓展后才与陆地相连。由于它雄吃海隅，故一直为军事要地。明洪武二十年（1387），汤和奉命营建沿海卫所，在球山山顶设烽火台以观察敌情。印石产地与军事要地双重身份，使大嵩石的命运异常曲折，“羊求休山”的别名就是这种曲折命运的历史印痕。

据折巨先生考证，“球山”之名，在明嘉靖之前可能叫“牛祭山”。相传，开采大嵩石在明初就开始了，开采之前需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，并以牛作祭品。有种说法是，明代实行海禁，浙东沿海地区，牛牲缺乏，况且牛多用于耕地，后来不得已而以羊易牛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嘉靖后期，倭寇成东南沿海之大患，大嵩城成为抗倭前哨，开采大嵩石将危及山顶烽火台。抗倭名将戚继光听了部下的建议后，故意以羊替代牛祭山，造成大嵩石性状突变，逼使后来者不再破山取石，此举目的是为了保全在山顶上的峰墩。

以羊易牛，羊叫“咩咩”声，与鄞地方言“没没”谐音，于是，后人遂称此山为“羊求休山”或“牛祭山”。

开采石头需要祭祀，这是古人对天地万物的敬畏。用牛祭祀能出石，用羊祭祀，石就没了，仿佛石头也有灵性。明中叶后大嵩石产量稀少。传说虽不可考证，但给大嵩石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### 石质之精美——“洞天万山骨，色相百变成”

海潮不息，沧海桑田。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构造，长期的海水浸泡，形成了大嵩石独特的矿物成分。

有关专家认为，大嵩石以铝硅酸盐为主，少量有地开石、高岭石等黏土类矿物混生而成。含硅高则硬度高，含铝高则硬度低。其他化学元素的多寡则决定其色相纹路的差异，如含锰呈紫色，含汞呈红色，含铁呈朱砂红，含铅呈黑色，

含钴呈青或蓝色，含铁则呈红、棕、黄等色泽。

大嵩石受刀韧性极佳，篆刻细朱文线条挺拔而不易断裂。数百年来也得到了老一辈篆刻家的赞誉，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篆刻界颇负盛名。

乾隆年间，海宁人陈目耕在印学名著《篆刻针度》卷八“选石”中介绍了十六种印石，大松石位列第三，仅次于青田冻石、封门石。“大松石，出浙江宁波大松所。其质类玉，间有洒墨黑斑，文采流丽，真者稀少……”

孔云白的《篆刻入门》、方宗珪《寿山石全书》等，也对大嵩石作了介绍与赞誉。

民国教育家、诗人杨翰芳（霁园）是鄞州瞻岐人，提倡金石之学，故其门下多有玩大嵩石的，如朱觉、谢长愚、卢石臣以及诗人胡彤父、诗人金石家朱凝霞等等。

当代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，看到家乡出产的大嵩印石色质俱胜，也曾高兴地题下苍劲有力的



朱建波请专家雕刻的《江南胜景》，上半部分是大嵩石，下半部分为青田石。(田文 摄)

“大松石”三字，以为纪念。

30多年前就与大嵩石结缘的甬上篆刻名家史晓卿先生，从小拜卢石臣为师。卢老先生对他讲，学篆刻不用去买青田石，大嵩石刻刻蛮好。史晓卿说，“青田石比较爽朗，而大嵩石有一股韧劲，不必太用力。”

“大嵩石之色相纹质如脱胎之三代古玉。”析巨先生比喻说，“青田冻石比如深闺稚女，文静娴雅；昌化石比如小家碧玉，薄施脂粉，楚楚可人；寿山石比如少妇艳装，五彩翩跹，眼花缭乱，应接不暇。我则谓大嵩石直如幽人化土，独步山林，荣名自鄙。”

平日酷爱玩石、收藏的宁波

印石收藏界知名人物陈云，在网上开了个“三生居印章石专卖店”。他收藏了不少大嵩石，玩赏、制印、刻石，并写下了一系列推介文章。

“除了软硬度适宜篆刻，可以作为印章石篆刻之外，大嵩石更以其色彩之缤纷、纹路之奇异、变化之多端，而被广大石友当作观赏石

的信息后到实地找到了矿脉，并挖掘了一些大嵩石。当时他所在的宁波工艺美术研究所决定由他们来开采大嵩石，加工工艺品。从1964年起，两年多时间内，他们开采矿石，做印章料、摆件、笔筒等工艺品，出口到日本。

工人切下的边角余料，曹厚德捡回来，经过切割打磨，成为上好章料。这样好的印石需要向外推广啊！

经沙孟海先生介绍，曹厚德找到生活在上海的宁波籍收藏家、篆刻家、西泠印社常务理事秦彦冲先生，随身带去大嵩石，请他鉴别评价。秦彦冲将这块来自家乡的毛石认真打磨，并刻了一枚曹厚德的名章，边款刻：“公元九百六十六年三月试新坑大嵩石，厚德同志属，彦冲刻于沪寓”。

但由于当地人对于大嵩石认识不足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球山山体遭受严重破坏。

为填海筑坝、造屋修路，当时人们用炸药开采球山石。时至今日，有些海塘用球山石垒筑，家里的屋舍、猪圈用球山石垒筑，家里腌“咸齋”的石头也是球山石。不断开采，使原本就不高的球山越来越矮矮了。

笔者小时候也曾去羊球休山上玩过。记得山上长些小树、野草，但开采过的地方露出光秃秃石头，寸草不生。小伙伴们顺手捡来几块石头，用钢锯锯成长方形的印章，然后将它在水泥地上磨光，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。

大约六七年前，外地人前来咸祥收购大嵩石，一时引起当地人震动。有人开了挖掘机到石坑里挖掘；有人从海塘里挖石；有的人家前一天还好好的院墙，过一夜就出现个大洞。

正是看准了大嵩石的升值空间，当地出现了朱建波、张宝君等一批民间大嵩石收藏者、经营者。张宝君投入六七十万收藏了3吨大嵩石。

5年前，朱建波听说大嵩石磨出来很漂亮，从舅舅处讨来十几块原石，下班就磨，越磨越喜欢。他还拜收藏家陈永祥为师，学习鉴赏石头。次年，朱建波在咸祥新街开了家“松石会”，专门展示和经营大嵩石。为了让大嵩石雕刻成工艺品，他用行李箱拖了100公斤的大嵩石，坐动车到福州，请当地雕刻大师为大嵩石雕刻作品。近两年来，他雕刻作品100件，印章近3000枚，成为当地雕刻大嵩石作品最多的藏家。

据鄞州区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崔二斌介绍，近年来随着区文联、乡镇等重视推介，文化界对大嵩石认知度的提高，以及石农石商深度参与，大嵩石价格飞速上涨。七八年来普通的印石价格上涨约七至八倍，精品印石上涨达百倍以上。一方普通的印石价格稳定在300元至500元，一方精品印石价格至少3000元以上，而且还在往上走。

### 文化之弘扬——兴印社办展览出作品

鄞州是中国书法之乡，有沙孟海书学院印学研究所。鄞州区文联主席邵斌说，金石书画一枝独秀，近现代出现的一批重量级人物，如赵叔儒、马衡、沙孟海、吴泽、周野、朱复戡等大家，都是鄞州人。

2015年，鄞州区委宣传部、区

文联积半年之力，四处搜集深藏于民间大嵩石原石、印石、雕件、篆刻、书法和摄影作品，用艺术的形式让沉默的石头焕发出光彩，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展现了大嵩石瑰丽历史和文化脉络。

当年6月底，“北纬30°的七彩传奇——首届中国大松石展览”在李元艺术馆开幕。300余件大松石原石、印石、雕件、篆刻首次集中亮相，令参观者惊艳。同时，《中国大松石图》《大松石》个性化邮票首发，鄞州印社、大松印社、大松石研究学会授牌。同时，举行了首届鄞州印学论坛。

同年12月，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大松石》，分为大松石的历史概况、品种分类、名家刻大松石、大松石欣赏、大松石年表等五章，这是全国第一本有关大嵩石的专著。

今年3月，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了《鄞州历代文化名人印谱》，涉及文学、书画、科学技术、医学等领域的100多位鄞州历代文化名人，汇入其中。鄞州文联与浙江省书法篆刻创作委员会联手特邀高式熊、祝遂之、张耕源、余正、孙慰祖等省内外西泠篆刻名家、省书协篆刻委员会及本地篆刻家参与创作。采用的印石全部是大嵩石。

“今后，印学上借力西泠印社，促进印学的普及推广。同时，争创中国篆刻名城，适时举办第二届大松石展览。”邵斌说。

当地嵩江书画社、大嵩印社社员，积极参与大嵩石的篆刻。咸祥涌现出一群“草根篆刻家”。朱彭军、朱秀勇、夏剑波、叶裕红、王雷等几乎天天动刀篆刻。

咸祥镇海洋俗语丰富。大松印社社长朱文初说，社员们正在创作海洋俗语印谱，取名《海渔印谱》，计划在年内正式出版。

### 藏家之建议——兴建博物馆，传播更久远

但与四大名石相比，大嵩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，收藏仅限于民间，展示和交流缺少一个集中的场所。

近日，笔者再次来到球山，那里已筑起了高高的围墙。笔者通过管门的老实人，进入里面，原来高高的球山，如今只剩下小小的一个山头，地上留下挖掘的痕迹。

鄞州区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崔二斌建议，要保护好大嵩石，可以在球山原址兴建一个大嵩石遗址公园，并建一座大嵩石博物馆。同时，还可设置大嵩石的加工、篆刻、交易店铺，供游客参观、学习体验。这样，海洋文化、抗倭文化、篆刻文化与印石文化融为一体，或将为宁波增加一处特色的文化胜地。

咸祥镇有关负责人坦言，若能建起大嵩石遗址公园或博物馆，无疑将提高当地的文化品位。但建这样一个场馆耗资较大，一个镇的财力难以承受，需要市里的扶持。

鄞州区文联有关负责人表示，大嵩石毕竟是全国唯一的出产于海潮岛礁的印石，也是我市独特的石文化名片。建遗址博物馆这样的大事，需要放在全市大文化的角度来考量。

国运兴，石泽润。大嵩石那温润的光泽终究会引起更多人的关注。



收藏爱好者朱建波在赏石。(田文 摄)



精美的大嵩石雕刻件。(徐高 摄)